

◎ 潮水三说 ◎



【下】

郑钟海 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
广东人民出版社

◎ 长篇小说 ◎

潮汕烟雨

【下】

郑钟海 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
广东人民出版社

· 广州 ·

第 38 章

儿女长成“出花园”

东方泛白，今日早出的日头仿若闺中娑娘^①，多了几分羞涩和秀气，令人不禁心生怜惜，赏心悦目；敞亮的天空，轻盈晨风掠过发黑硬实的屋脊，久经风雨洗刷、烈日暴晒的嵌瓷依旧亮丽，形色不变，其“郭子仪拜寿”“三英战吕布”之内容仍然生动活泼，让人称赞之余，更催人发愤图强。门楼肚两侧的“竹鹿共春”“松鹤同龄”石雕画愈发滑润，隽永细腻，而“石室居”三字遒劲郁勃，像一垂暮智者一如既往地镇守于此，庇佑子孙昌隆；悬挂着的那对丝纸桐油灯笼彻夜点着，稍有阵风拂过便轻晃细荡起来，暗弱的灯光将厚实大门上的“神荼”“郁垒”映得时而跃金，甚是夺目。

侵晓，来姨领着阿夏和阿冬在厨房内忙得不可开交，但个个脸带笑容，仿佛她们内心都有着藏不住的欢喜；这时，来姨揭开大鼎盖，一股热烫的水汽扑面而来，她毫不闪避，反将脸往下探视，随即喊阿冬再往灶膛里塞入几根干柴。一会儿，鼎里的滚水沸腾，来姨手抓木勺小心翼翼地将水舀入两个腰桶，随后喊来阿财和阿旺，把水提到后天井的左右厝手间去；此水非一般，乃集榕树枝、竹枝、石榴花、桃树枝、状元竹、青草等各一对合十二样花草树枝熬煮而成的“花水”。从厝手间出来后，阿财走向后厅，禀于林老爷安姐^②，说花水已经给林继奎和林韵音备好；林夫人和郭小妹各捧一套新衣，上叠有一件腰兜和一双红木屐，一前一后步出房门，径直朝厝手间走去，而林老爷则走向林母的房间。

房内，林母端坐于梳妆台前，镜子里的她白发苍苍，面皮耷拉，但气色红润，可

①娑娘：潮汕方言，对“女人”的称谓。

②安姐：潮汕方言，对“夫妻”的称谓。

谓鹤发童颜；侍弄梳头的仍是阿秋，廿年如一日地为林母打着同样的后髻，而自己的青春正是流逝于这梳头打髻的罅隙之间。林母看着镜子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有皱纹了，老啰——”阿秋以为林母在说自己，咧嘴一笑，不敢接话；林母侧过头来，后仰阿秋，说：“阿孖，你陪我几年了？”阿秋脱口而出：“过了这个八月半，就整二十年了，老夫人。”林母若有所失地哦了一声，说：“你都有皱纹了，我看我真的老了——老啰老啰，我真的老啰。”阿秋一心想着劝慰林母，不免说急了话：“哪呢，老夫人比起石清寨的老铜婆来一点都不显老，她呀，还比老夫人小几岁呢，现在呀，她是耳聋眼瞎，背驼脚跛，老得不成样子。”林母脸色一沉，喝道：“呸！你个死走鬼^①，白活了你这半世人，你那大舌头怎么就捋不直呢，啊！”阿秋大惊，忙不迭跪地，央求林母恕罪；林母怒视着阿秋，说：“老铜婆是什么恶婆子，哪能跟我比，啊！她一个孤寡老嬷人，吃番薯找不着皮，无仔无孙，我呢？好吃好穿，仔孙满堂，现在连我的曾逗孙^②曾走孙^③都要出花园^④了，她敢跟我比吗，啊！”阿秋连连应是，林母本想就此打住，不料林老爷走了进来，她又再数落阿秋几句；阿秋低着头，一声不吭，随后林母喊起阿秋，她抹了抹眼泪，接着帮其梳头，而候于一旁的林老爷一直噤声不语。片刻，头一梳毕，林母立即支开阿秋，随之边照镜子边问：“拜请公婆神了吗？”林老爷赶紧回答：“阿垚、阿音他们正在洗花水澡，洗好了就要拜了。阿娘，大家都在等着你呢，你……要过去了吗？”林母并无回话，对着镜子只顾摸着后髻，少时，她才意欲起身，林老爷立地搀扶着她；忽然，林母竟打量起跟前的林老爷：稀疏的华发，斑白的双鬓，额头上沟壑般的皱纹，凹陷的眼窝宛若罅井，转动着浑浊的双眼，如岑般的颧骨显得整张脸面越发消瘦。林母轻叹口气，说：“你也老了，变了个样貌——”林老爷沉默不语，默默地将林母扶出了房门；这时，门口的阿秋忙迎了上来，忙搀着林母，一同走向后天井。

左厝手间原是林招娣安姐所住，因周庆犯了大错，被林老爷逐出家门后，林招娣便独守空房，十年前，周庆的“雷公轰”生意做得风生水起，林招娣找了说辞，征得林母和林老爷的同意后，就搬出了石室居进城去了；现在居于此的正是林继垚，其同胞阿姐林韵音便住在对面的右厝手间。厝内家具的摆设基本不变，今日由于遵俗沐浴的缘故，眠床外挂起了一张大布帘，将房间一分为二；林夫人十指交叉，脸上洋溢着

①走鬼：潮汕方言，指婢女、女仆。

②逗孙：潮汕方言，对“男孙”、“侄儿”的称谓。

③走孙：潮汕方言，对“孙女”、“侄女”的称谓。

④出花园：在潮汕地区，男女虚岁十五，就要举行成人礼，近似古代的冠礼。

笑容，一会对着帘内问道：“阿垚，好了吗？”一会又扭头看着身旁的阿兴呵笑，喃喃说着：“手脚真够慢的，洗个澡都这么久，我、我都等不及要看了！”帘内传来一句：“阿嬷^①，你可不许偷看哦，我这赤身露体的，呵呵……”林夫人答道：“你还害这个臊，啊？你问问你兴伯，你头次洗浴，还是你阿嬷亲自动的手，穿衣脱衣，里里外外，我可是看得一清二楚呢。”说着，林夫人掩嘴偷笑，阿兴也傻笑着；帘内朗声一笑，说：“阿嬷，今时不同往日，出了花园，我就是大人了。”林夫人抢着说：“别说你出了花园，就是日后成亲生仔了，在阿嬷眼中，你还是那个光着屁股满阳埕乱跑的孖仔^②。”里头咦了一声，问道：“阿嬷，我这腰兜怎么有异物，是什么呢？”林夫人忙说：“你可不许乱动！兜里装的是十二个桂圆和两个顺治铜钱，这呀，可是你阿娘好不容易寻得的呢。”里头又问：“我阿姐有吗？”林夫人呵笑，说：“你阿娘可不会大小眼，你有的，你阿姐也有。”里头说：“若是没有，我还想着分一半给我阿姐呢。”说着，布帘忽然被拉开，走出刚满十五岁的林继垚，长得高挑英俊，眉目娟秀，厚唇皓齿，咧嘴一笑，宛如透过树叶缝隙洒落的斑斑日头，教人不觉暖和如春；林夫人见之，连忙冲上去，拉起林继垚的手上看下瞧，啧啧称道：“你外公外婆真是好眼力，这新衣非常合你的身，你穿着舒服，阿嬷看着也好看。哦，还有这木屐，不大不小刚好，真是好心思啊！”阿兴也帮腔道：“小少爷本来就俊秀，搭这新衣新鞋，人显得更精神、更有气势！”林继垚戏谑一句：“原来兴伯是会溜须拍马的，不过，说得很精准！”话音一落，林夫人和阿兴面面相觑，忍俊不禁。

随后，林夫人等人来到郭小妹的房间，里头站有林母、林老爷、郭小妹、来姨和阿秋，还有一姿娘仔，此乃林韵音，生得亭亭玉立，婀娜清秀，短发齐耳，娥眉明眸，丹唇素齿，不施粉黛而双颊如朝霞映雪；随着林韵音越来越大，亲房厝内^③、左邻右居无不说她长得随郭小妹，而眼下的郭小妹虽少了昔日般般入画的容貌和风姿绰约的身段，但黛眉秀眸里头隐着几丝刚毅，薄粉敷面之下藏着几许果敢，气若幽兰，窈窕大方。听到林继垚在喊自己，林母眉开眼笑，撒开阿秋的搀扶，张开双臂，做出拥抱他的姿势；林继垚赶紧扑了上去，林母边搂着他边说着：“哦哦，我的孖，我的乖孖……”林老爷见人已齐，便喊郭小妹捧出公婆神的香炉，又喊来姨端来竹箩，里头放有三牲、米粿、十二碗甜汤圆、十二盅乌斗酒、茶和纸钱；阿兴焚好六炷香，各递给林韵音和林继垚三支，在林母的指点下，他俩跪拜公婆神，插香入炉。待香燃尽，郭小妹偕同

①阿嬷：潮汕方言，对“奶奶”的称谓。

②孖仔：潮汕方言，对“孩子”的称谓。

③亲房厝内：潮汕方言，指族内亲人。

林继垚、林韵音再次对公婆神三叩九拜；拜毕，郭小妹焚烧纸钱，后将香炉放入竹篮，提往葫芦溪，把香灰倒入潺潺溪流，香炉弃于溪边的草丛中。按当地之俗，孖仔呱呱坠地时，势必设立公婆神位，祈求平安，“出花园”后，便不再拜请公婆神，移至河边，当以送神。

郭小妹走后，阿夏端入一个瓷盆，其后紧跟阿冬，手拿碗筷汤匙；来姨迎了上来，吩咐阿夏和阿冬将手里的物件摆于桌上，她亲自往碗里盛满汤水。林母牵着林继垚和林韵音走近方桌，催促他俩赶紧趁热吃下，说：“出花园就是要换肠换肚，吃了这猪腹内汤，从今以后，你们啊，就是大人了；大人就得有大人的样，要规规矩矩，明白事理，知道吗？”林继垚和林韵音连连点头应是，随之便小心翼翼地吃起了这烫嘴的猪腹内汤；所谓猪腹内汤是由猪的肠、肝、肚、肾、心熬煮成汤，让出花园者吃下，便是“换肠换肚”之说，其意有二：一则抛弃先前幼稚和肮脏的物件，以大人的姿态示人；一则祈望孖仔成人后知书识礼，忠孝廉耻，待人有道，处事有度。吃完了汤，来姨又给林继垚和林韵音各盛了一碗猪杂，喊其吃下；他俩愣了一下，嘟哝着肚子很饱，吃不下。林母先是笑着规劝几句，见林继垚二人不听劝，不禁板起了脸，喝道：“敢不听话，老嬷就动手了！”林老爷见之，连忙圆场，喊林继垚他俩吃上几口，意思意思即可；林母怒视林老爷，说：“就你心疼孖仔，是吗，啊？好，他们吃剩的，你帮着吃完！”见此窘境，林夫人凑了上来，忙给林继垚和林韵音打眼色，示意他俩端碗吃食；他俩早已有此心思，缠上林母撒着娇，说：“老嬷，我们吃，我们这就吃，你别生气，也别怪阿公了，啊？”说着，他俩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，林母这才作罢，可一见饭碗见了底，她又喊来姨续填一碗；这话一落，林继垚和林韵音正在咀嚼的嘴倏地不动，双眼圆睁，而林老爷和林夫人也大吃一惊，可又不敢劝阻林母，只得将目光投向了来姨。来姨似乎看出了林老爷等人的惴惴不安，不动声色地用勺子撩着瓷盆，发出清脆的撞击声响，说：“老夫人，这所剩不多，怕是不够分了。”林母哦了一声，手指林老爷，说：“那留给他吃吧。”说着，林母示意阿秋扶她出去，林老爷似乎有意想让林母听到，大声喊来姨为其盛来猪腹内汤；林母充耳不闻，径直出门去了。林继垚和林韵音欢天喜地，一左一右地黏上了林老爷，异口同声地说：“阿公，我们替你吃了，替你吃了……”林老爷搂着林继垚二人，笑而不语，湿润了眼眶，而一旁的林夫人早已抬手抹泪了。

这时，阿兴来禀，说阿山等人来了；林继垚大喜，边问人在何处边亟亟往外跑，不想林老爷忙喊住了他，转而让阿兴将阿山等人喊入厝来。所谓“出花园”意为走出花园，从此以后不能终日在花园里玩闹，而要像个大打埤^①大婆娘那般懂事成熟，但

①打埤：潮汕方言，对“男人”的称谓。

礼仪之日，一不能见生人，二不能出大门。少刻，阿兴便领进来十几个人，年纪看上去跟林继垚一般大，走在前头的便是阿山，此乃打铁孙的逗仔^①；当年林老爷将大彩凤赐予打铁孙，翌年他果真如愿以偿，感纫林老爷的恩重如山，便为其仔起名“阿山”。林继垚一见众人，连连奔了过去，抓起阿山的手，又嚷又跳；生性憨实的阿山，生得随其阿爹，浓眉大眼，熊腰虎背，打小便和林继垚要好，别人称呼林继垚为“小少爷”，但林继垚硬要阿山喊其为“阿兄”，为此，阿山也吃了打铁孙好几顿打。林老爷见孥仔们这般高兴，他也欢喜不已，忙喊阿来等人拿来果品、糖饼、花生米等物，以供孥仔们戏耍时吃；林继垚等人边给林老爷毕恭毕敬地鞠躬边齐声说着好话，逗得林老爷合不拢嘴，林夫人等人也跟着发笑，随后，林老爷等人出了房门，留下林继垚他们一起玩乐。

午饭时，一家人围坐于桌，素来皆是林母坐大位，但今日遵俗而为，便是林继垚和林韵音同坐此位；来姨、阿夏、阿秋和阿冬陆续端来菜肴：猪肠炒蒜、猪肝炒蒜、猪心炒蒜、猪肺炒蒜、清蒸鱼、卤肉和三鸟蛋等十二道。看着看着，林继垚脸现不悦，嘟哝道：“阿公，怎么还吃猪肠猪肝，还都有蒜的？”林老爷正踌躇着是否回话，不想林母抢先说：“刚才那个汤不够你们姐弟俩吃，现在再补上，要吃够吃足，才是真正的换肠换肚，啊？这青蒜，真是千金难买啊，吃多了包管你俩日后能算会除，聪明伶俐。”正说着，只见阿夏和阿冬各端上一盘青菜，林母指着说：“还有这芹菜、厚合菜，吃了也都是好彩头的，勤勤力力，事事合意。”对此，郭小妹忙催促一句：“阿音、阿垚，还不赶快谢谢老嬷。”林继垚撒娇般地斜身倚靠林母，喃喃地说：“老嬷，老嬷……”林韵音深知林母从不娇纵自己，自是规规矩矩地端坐，毕恭毕敬地道谢；这时，来姨和阿秋各端来一只鸡，鸡头一并对着林继垚和林韵音。随后，林继垚和林韵音先行动筷，林母亲自夹断两个鸡头，分给他俩吃；林继垚原先不吃，郭小妹忙给他递眼色，他才勉为其难地咬起了鸡头，林母见此，笑逐颜开，说：“这鸡头啊，以前可是状元才能吃得到的，你们投对了胎，做了林家的仔孙，今时今日才能吃上这好物件啊！”林继垚忙问何故，林母摆了摆手，喊林老爷娓娓道来：原来，出花园中穿红木屐和吃鸡头之俗源于明嘉靖年间潮州状元林大钦，传说他少时读书买不起红鞋，便以红木屐代之。一日，林大钦返厝途中见一老者怀抱公鸡蹲于路旁，身边铺有一对红联纸，一张书写“雄鸡头上髻”，一张空空如也；一问便知老者在此求对子，若有人对上可得怀中之鸡，否则仅赔付一纸。林大钦才思敏捷，少刻便对曰：“牝羊颌下须。”老者大喜，馈以公鸡；返厝后，林大钦之父宰鸡煮熟，剥下鸡头奖励他，以示

^①逗仔：潮汕方言，对“儿子”的称谓。

独占鳌头之意。后来，林大钦果真蟾宫折桂，名扬天下；老辈人以此为吉兆，孖仔入学和出花园时皆要穿红木屐、抱大公鸡、吃鸡头。

一桌人正吃着起兴，阿财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，嗫嚅叫着：“老爷，老爷……”林老爷昂头一看，问道何事惊慌；阿财吞咽口水，说林娘聘在旷埕纠缠着田嫂，害得她啼啼哭哭。一听这话，林母骂道：“这个死不去的衰家仔，净会舍衰人^①！”林老爷霍然起身，未等他向林母启禀出去看看，她便说道：“你看看去，不用留情面、顾辈分，反正那衰家仔都改姓蔡了，不再是林氏后人！还有，他不是爱跟阿神疯疯癫癫吗，那就成全他，赶出东麓乡去，让他逍遥个够！”说着，林母让阿财喊上阿兴和阿旺抄上棍棒，陪同林老爷前去；临走时，林母咬着牙根说：“那衰家仔如果真的发了癫，你们只管乱棍抡打，真打死了，我大不了替他出份棺材钱，帮他收尸！”说着，林母像个没事人似的招呼林继垚和林韵音接着吃，林老爷并无言语，离座而去；林夫人深怕后果不堪设想，拿脚碰了碰郭小妹，早有盘算的她借机离了桌，追上了林老爷一行人。

今日乃农历七月初七，同为芹婆和九婆的忌日，一大早，林老爷便落实来姨备上四件菜，喊阿兴提到林娘聘厝里拜祭芹婆；自从芹婆死后，林娘聘的性格变得更为古怪，像个贼似的行踪飘忽，神出鬼没，一两个月不见他在东麓乡出现也不足为奇，如若现身了，总有阿神相随左右，俨然至交。待林老爷等人赶至旷埕时，只见林娘聘赤身裸体地拦堵着失魂落魄的田嫂，嘴里还叫嚷着：“阿田嫂，咱们已经是安姐了，你怎么还不跟我睡啊？”众人围观着，都不知林娘聘到底是真疯还是假癫，不敢轻易上前劝阻，生怕惹祸上身；林老爷见状，忙喊阿兴等人制止林娘聘，三下五除二，他便被几根棍棒卡得动弹不得，趴在地上边哼哧喘气边嚷道：“阿田嫂，跟我睡吧，跟我睡吧……”郭小妹搂抱着浑身瑟瑟发抖的田嫂，不断劝慰着；林老爷走近林娘聘，呵斥道：“聘叔，你怎么能干出这等伤风败俗、辱没门楣的丑事，啊！”林娘聘像只乌龟仰起了脸，呵呵傻笑，说：“你睡你的老婆，我怎么就不能睡阿田嫂，我们、我们也是安姐，安姐！”林老爷大怒，叱问道：“这么多年来，你怎么老胡说你跟田嫂是安姐，这是谁做的媒、谁应的事，啊！”林娘聘喃喃地说：“不用你管，不告诉你，这是秘密，这是我和阿田嫂的秘密，秘密……”说着，林娘聘一脸诡秘，低着声说：“陶再啊，看在我是你阿叔的面上，我给你提个醒，你啊，问阿神去，他什么都知道，真的，不骗你，你阿叔的事，他什么都知道。”林老爷以为林娘聘在胡说八道，想着早早赶走他，免得乡人围着看笑话；郭小妹跟田嫂耳语几句后，走近林老爷，说：“阿

①舍衰人：潮汕方言，指丢了别人的脸，相当于“丢人现眼”。

主，还是喊阿兴他们先带老叔公回他厝内吧。”林老爷思忖少时，点头应好，郭小妹便喊阿兴等人给林娘聘穿上衫裤，领他回去；阿兴等人架着林娘聘往梅轩巷走去，他不情不愿，边走边嚷：“阿田嫂，救你安婿^①，救你安婿……”

十年前，整个东麓乡的人非但不跟林娘聘来往，也不齿与其交谈，哪怕他上三六九街买物件，头家^②们能用手比画清楚的，决不开尊口对其吐出只字半句；久而久之，林娘聘变得异常地寂寞，原先是孖仔们都惧他，一见他不是躲开就是吓哭，后来也不拿他当回事，最后更是对其视而不见，有时他想着逗弄他们，可一见他们手中攥着的石头，他便不敢轻举妄动。于是，林娘聘去了大榕树下，想着招惹老人们，像以前一样偷抽他们的旱烟，可他们一见他来便如遇了鬼似的通通挪窝走人；对于后生仔、姿娘，林娘聘更是接触不了，最后绕全乡走一圈，主动靠上来跟他说话的唯有墩仔，可偏偏他又鄙弃墩仔，说：“走走……你不配跟我说话，不配！”墩仔诘问道：“聘爷，咱们可是一路人，你怎么能看不起我呢，啊？”林娘聘昂首阔步地走了，墩仔追了上去，扯着他的胳膊，再问一次；林娘聘白了墩仔一眼，挤出俩字：“不配！”

乡里人对林娘聘嗤之以鼻的缘故，除了林老爷远离了他，他欺软怕硬，雁过拔毛，沾惹姿娘仔，恶习缠身，更甚的是，自从他被豹爷从韩江城吓唬回乡后，在百无聊赖之夜，他总会想起那日蔡夫人跟他所说的话——“两个相爱的人到了哪里，哪里都是鸟语花香，哪里都是丰衣足食”，日子一久，他便深陷其中，像做梦似的浑浑噩噩以为田嫂答应跟他一起睡，跟他一起远走高飞；那日，碰巧乡里有人娶亲，敲锣打鼓、鞭炮喧天，林娘聘便恍恍惚惚冲入迎亲队伍，大吵大闹地嚷着：“阿田嫂，阿田嫂，跟我睡了，跟我睡了……”做好事的那家人将林娘聘轰了出来，他便径直跑到田嫂的厝内，边拽着田嫂往外走边说着：“阿田嫂，花轿就在外头，我抬你来了，我抬你来了……”田嫂边哭边挣脱着，无奈发起疯来的林娘聘变得孔武有力，幸好九婆从屋里冲了出来，二话不说，随手抄起扁担，对着林娘聘就是一顿狠打；挨了打的林娘聘狼狈而逃，可他仍不死心，翌日又来骚扰田嫂。这次，火冒三丈的九婆不但重打了林娘聘，也动手揍了田嫂，臭骂她下贱，不守妇道；无辜的田嫂既不敢顶嘴，更不敢还手，任凭九婆打骂。最后，九婆冲入石室居，斥责林老爷放纵林娘聘为非作歹，霸占她的儿媳；林老爷大怒，领上阿兴、阿财和阿旺去了林娘聘的厝，质问林娘聘可有此事。林娘聘边用药酒擦伤边问道：“陶再啊，你说，阿田嫂都已经跟我睡了，怎么九婆还不同意我娶她过门呢？昨日我连花轿都抬到她厝外了，那九婆竟然拿扁担打我，她到

①安婿：潮汕方言，对“丈夫”的称谓。

②头家：潮汕方言，对“老板”、“掌柜”的称谓。

底是哪里想不开呢？陶再啊，你帮阿叔想想、想想原因，啊？”林老爷颤着手指向林娘聘，说：“聘叔啊，田嫂是有安婿有孳仔的，她怎么能嫁给你，怎么会跟你睡、睡了呢，啊？”林娘聘勃然大怒，说：“林陶再，我可告诉你，阿田嫂的安婿就是我，我就是阿田嫂的安婿，你如果再乱搬是非，别怪我这个长辈刮你的嘴巴！”说着，林娘聘发疯似的将林老爷等人推了出来，关上了门；林老爷在门外大喊：“聘叔，你若再乱来，我就让二伯公、七叔公押你上祖祠！”

林老爷这句严厉的警告似乎震慑到了林娘聘，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，他都老老实实的，可没想到的是，一个月黑星明的夜里，他竟潜入田嫂厝内，爬上了她的眠床，与其同床共枕；猛醒过来的田嫂大呼小叫，引来了九婆，一见林娘聘这般猥琐，她扭头便冲入厨房抓来菜刀，奇怪的是林娘聘并不慌着逃窜，指着九婆呼喝一句：“九婆，你也看到了，我已经睡了阿田嫂了，你该应了这事了吧！”九婆恼羞成怒，抡起菜刀劈向林娘聘，林娘聘侧身一闪，九婆斩了个空，差点跌倒，田嫂赶紧冲上来扶住她，不想九婆一摆手，刀刃划破了田嫂的手臂，鲜血直冒；林娘聘一看，反倒大惊，高声喝道：“九婆，你要斩我，你怎么能伤了阿田嫂呢，啊！”说着，他奔近田嫂，用手捂住她的伤口，她使劲地挣脱他；九婆更来气，挥刀又砍向了林娘聘，他索性抱起田嫂撒腿便往厝外跑。九婆哪肯罢休，提刀追了出去，扯开嗓门高喊：“抓贼啊，抓贼啊……”这一动静搅乱了东麓乡的安谧，狺狺狂吠、鸡鸣啾啾，随后便是脚步杂沓、人声喧闹，从阔路窄巷涌来手提灯笼、刀棍的乡人；走投无路的林娘聘放下了惊恐的田嫂，向着众人叫嚣：“我还不走了，就站在这里，谁敢打我、斩我，啊！来啊，谁敢！”乡人敢怒不敢言，这时走出了打铁孙，大嚷一声：“我来！”林娘聘见之，脸色铁青，支支吾吾；打铁孙一个箭步冲近林娘聘，像拎鸡仔似的擒住了他，径直往石室居走去，九婆鼓动众人一同前往。

忍无可忍的林老爷铁下了心，喊阿兴和阿财去请二伯公和七叔公，又喊阿旺去搀来芹婆；林氏祖祠灯火通明，二伯公和七叔公就座高位，听罢九婆对林娘聘的数落后，他俩先是沉默少时，随后二伯公问林娘聘有无此事，他振振有词：“二伯、七叔，我一直跟他们说，我睡了阿田嫂了，他们死都不信，今夜我跟阿田嫂睡在一起，他们亲眼看到了，这该信我了吧，啊？他们就是蛮不讲理，怎么、怎么还把我押到这里来了呢，啊？”九婆怒不可遏，扑向林娘聘张嘴便咬，二伯公忙喊人拉开了她；芹婆走近九婆，忙向她说好话，不想她手指啄着芹婆，说：“人人都说你霸道，在你的好逗仔面前，你却乖得跟老鼠遇到猫一样，恨不得找个窿躲起来！好啦，这下可好啦，你的好逗仔都干出了禽兽的坏事来了，我看你还能躲到哪里去！”芹婆颤着嘴唇，几次欲言又止，最后呜呜哭泣；林老爷看着不忍，劝慰芹婆几句后，说：“二伯公、七叔公，今夜劳

请二老来主持这大局，不光是要给九婆、田嫂一个说法，也是为了彰显家法族规，惩处不轨子孙，以儆效尤，所以二老如何裁决，须以遵循祖宗律法，一碗水端平。”这话一落，二伯公似乎内心有了底，尽管说马氏家族在东麓乡人单力薄，马田也好些年杳无音信，但其先辈当年也参与了林蔡两家的械斗，并因此死了好几个壮丁，当算有功于林家；眼下老田家可谓孤儿寡母，林家断然不敢恩将仇报、仗势欺人，更应公道裁断，抚慰人心。二伯公轻咳几声，说：“这手心是肉，手背也是肉，难呀，难啊！”说着，二伯公猛咳一下，接着说：“陶再说得好，凡事就得一碗水端平，不然哪能让人心服口服呢。那就遵照族规来办吧，啊？”随之，二伯公喊森伯宣读族规，森伯掏出帛书，朗声念道：

凡吾林家子孙，涉及穿窬、诈财，非礼姿娘、强占他妻，不轨不物、为非作歹，轻以棍杖严惩，重则逐出本族，生不入林厝，死不入祠堂。

念毕，芹婆随即当场昏厥，林娘聘见状，挣扎着匍匐过去，林老爷和众人以为他是孝心所驱，关心芹婆，孰料他边猛摇着她的身体边吼道：“你这老不死的，你装什么死，你倒是能死，可谁帮我求情啊！”话音甫坠，林老爷冲近林娘聘，怒视着他，朝他边啄着手指边咬牙切齿地说：“聘叔，你啊你——”七叔公看出了林老爷的大怒，可碍于辈分，林老爷不敢动手教训林娘聘，于是七叔公霍然起身，不动声色地走近林娘聘，抡起手杖朝着他的头打了下去；林娘聘一瞥，赶紧缩头，可手杖还是击中了他的肩头，他立即应声惨叫。七叔公骂道：“衰家仔，这一棍七叔是替你死去的阿爹打你的。”说着，七叔公又抡起手杖，意欲再打林娘聘；林娘聘一看，慌忙闪躲，想着夺门而出，结果二伯公一声呼喝，十几个青壮打埤堵住了他的去向，将其押了回来。

这时，芹婆猛然醒来，恍恍惚惚地叫着：“二伯、七叔，二伯、七叔……”森伯和禄叔将芹婆扶近二伯公他们，芹婆倏地下跪，声泪俱下地说：“二伯、七叔，我求求你们开恩，开恩啊，别、别赶走阿聘，啊？”说着，芹婆又求于林老爷，说：“大逗孙，老婢给你磕头了，看在我那早死的打埤份上，你帮帮老婢，帮帮老婢……”林老爷赶紧搀起芹婆，说：“老婢，你别这样，别这样，啊？老婢，说句良心话，我也不忍这样对待聘叔，但他、他也太放肆了！”芹婆老泪纵横，说不了话，看得林老爷心酸不已，忙跟二伯公、七叔公他们商榷一番；最后，二伯公决断杖罚林娘聘，并且严厉令其不得骚扰田嫂，否则势必将其驱逐本族，再无情面可讲。芹婆感恩戴德，又向九婆和田嫂致以歉意，求其原谅；九婆盛怒难消，觉得林老爷他们有护短之为，说：“你们有无大小眼，对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，抬头三尺有神灵，他们可是看得清清楚楚，别到时报应来了，光会咒骂老天公！”说着，九婆扭头就走，田嫂迟疑一下，便紧随其后，不想九婆驻步转身，双手揪着田嫂的头发，就是一番乱扯；林娘聘暴跳如雷，

无奈于众打埠阻拦，使得他无法脱身，便朝着九婆骂道：“你这老不死的，你也等着报应吧！”

这事过后，偌大的东麓乡似乎容不下了林娘聘，再也无人搭理他，跟他说话，久而久之，他开始怀疑整个乡里的人是不是都眼睛哑巴了，于是他便以买物件逗引别人跟他说话，后来他又以请人吃饭为诱哄人跟他说话，可无一如愿，反而对其越离越远；至此，林娘聘豁然大悟，认为乡里人果真都成了聋子和瞎子，越想越坚信不疑，越想越觉得自己幸运，暗暗敲定主意：跟全乡里人划清界限，以免让外乡人误会自己也跟他们都是残废的。之后，孤零零的林娘聘像头高傲的公猪穿梭于东麓乡的阔路深巷、山谷田埂，坐卧于大榕树下、神庙外，兴致一上来也会到东片的其他村寨溜达溜达，日子过得既简单自在也自得其乐；可时日一长，林娘聘逐渐厌烦这种枯燥得仅剩自己影子的生活，原先那种自以为是的傲慢也随其松弛的面皮耷拉而下，整个人像是大病初愈一般无精打采，走起路来东倒西歪，碰到行人不理不睬，撞上厝墙、石柱却忙着哈腰道歉。对此，芹婆看在眼里痛在心头，夜里睡觉总是以泪洗面，以为林娘聘被那些不干不净的鬼祟沾惹上身，便屡次跑去三山国王庙、福德祠跪拜，求得香灰，偷偷搅于水中，趁他口渴时让其饮下，可似乎徒劳无功，他仍是跟没了魂似的整日整夜自言自语、病病歪歪，有时还手执扫帚，边舞弄边哼唱潮剧《精忠报国》：

三十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。我驾长车入敌营，来去自如，杀得
胡人落花流水。征云滚滚刀剑寒，恼恨秦桧多阴谋，不救民来反害人，待明
日，雪耻靖康，再讨奸究……

一日，林娘聘忽然精神抖擞，又像往日那样上蹿下跳，出出入入，忙得不亦乐乎；芹婆一头雾水，既不敢开口问他，又担心他闯下祸事，便暗中留意他的举动。折腾了老半天，林娘聘欢天喜地地将芹婆领至大榕树下，她仔细一看，腰粗般的树枝垂吊着两条绳索，系于一块木板上，像是秋千；芹婆不解其意，正想张嘴问话，不料林娘聘双手夹住她的胳膊窝，一把就将皮包骨的她架上晃荡荡的木板上，说：“阿娘，想想我还没孝顺过你，从今日起，我每日都给你荡秋千，当我孝顺你，啊？”芹婆哭笑不得，双手死死抓着绳索，说：“阿孖啊，阿娘惊、惊啊！”林娘聘脸色一沉，说：“我绑得这么紧，惊什么，不会摔死你的！”芹婆不敢应话，生怕林娘聘一发怒，果真把自己从秋千上晃下来；此时，正在旷埕忙着晒稻黍、晒菜脯的阿姆阿婶们见状，纷纷围拢了上来，指指点点。林娘聘无暇顾及旁人，撒手便送出秋千，吓得芹婆哭喊了起来；一阿姆大声嚷道：“阿聘，停手，停手……你惊到芹婆了！”林娘聘一把抓住荡回来的秋千，扭头看着众嬷人，说：“去去去……我才懒得跟你们说话呢。”说着，林娘聘又晃荡起了秋千，一阿婶担忧出事，连忙跑去石室居请来林老爷；这次，林娘

聘并不买林老爷的账，说：“这是我的阿娘，你们管天管地也管不着我这事！”林老爷哪能任其一意孤行，忙喊阿兴和阿财拽走林娘聘，又喊阿旺将芹婆抱了下来；脸色惨白的芹婆瑟瑟发抖，大半天没缓过劲来，随后号啕大哭。

从此以后，林娘聘更加迷醉于荡秋千，坚信此乃孝顺芹婆之举，可每次都把她惊得呜呜抽噎；林老爷闻风而至，总像头次那样支开林娘聘，救下了芹婆。尽管如此，丝毫不损林娘聘的固执，他如同一屡战屡败、屡败屡战的将军，跟林老爷斡旋到底；后来，他宛若醍醐灌顶开了窍，认为总是败给林老爷的原因出于天时，于是他不再白天荡秋千，而选于夜里出没。如此一来，每每正值乡里人睡觉之时，林娘聘欢喜的呵笑和芹婆悲戚的哭声总会划破东麓乡的夜的沉静，扰人清梦，更令人揪心；直至有一夜，大家听到的不再是如泣如诉，而是林娘聘那一声凄厉的“阿娘——”。一会儿，林老爷领着众人纷纷赶至，灯笼一照，重摔于地的芹婆早已气若游丝，吃力地蹀起一根手指，指向了林老爷；林老爷连忙凑了上去，芹婆断断续续地说出一句：“大逗孙，千万别把你阿叔赶出族去……”

芹婆走后，林娘聘整日整夜疯疯癫癫，最后闯入石室居；林娘聘本是冲着林老爷来的，恰好他不在，又见林招娣窜出来驱赶自己，忍辱含垢多年的林娘聘头一回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对她暴打一番。众走鬼们或惧或纵，皆不敢上前拦阻发癫的林娘聘，直至郭小妹的出现，这场闹剧方才罢了；临走时，林娘聘指着花容失色的林招娣，神神道道地念叨着：“癫狗咬人，癫狗咬死人……”事后，林老爷领着二伯公和七叔公他们找上了林娘聘，未等他们呵斥，林娘聘就先暴跳如雷，歇斯底里地嚷道：“我不姓林了，我要改姓，改姓……对对，我要姓蔡，改姓蔡！”众人先是一怔，随即义愤填膺，二伯公稳住众人，劝慰林娘聘说：“阿聘啊，听二伯一句劝，啊？好好的，怎么想着改姓了呢，啊？”林娘聘充耳不闻，重复着那话，林老爷朝他喝了一声，说：“聘叔，你疯够了吗！”林娘聘一愣，傻傻地看着林老爷，咧嘴呵笑，说：“你们不给我改姓，我自己找祖宗去，让他们给我改！”话音一落，林娘聘撒腿便往门外跑，一口气跑至林氏祖祠；更伯拦住了林娘聘，他便动手打了更伯，于是二人扭打了起来，直至二伯公他们赶来，方才镇住了林娘聘。

鉴于林娘聘对林氏祖祠隔三差五地闹腾和捣乱，二伯公和七叔公等人多次试图说服林老爷，召开宗族大会公开宣布，将林娘聘逐出本族；林老爷谨记芹婆临终前的恳求，不忍看着林娘聘无依无靠、颠沛流离，所以他一直不肯应诺，哪怕一年多来林娘聘不厌其烦地大吵小闹祖祠。后来，林娘聘纵火祖祠，幸好天公怜助、祖宗显灵，火苗一蹿，一场骤雨即降，浇灭了他的祸心；对此，忍无可忍的林老爷终于点头，默许了二伯公他们的做法。从此以后，林娘聘神出鬼没，可乡里人对此并不诧异，如同一

件稀松平常之事，几日后连他的五官都没几个人能记得全；半年后，林娘聘突然返回乡里，爬上大榕树，大声嚷道：“我姓蔡了，我姓蔡了……”随后，林娘聘赤脚站于树枝上，边手舞足蹈边哼唱起潮剧《精忠报国》：

我怒发冲冠，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。我怒发冲冠，奸佞窃踞相权位，卖国求荣害生灵。待从头、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……

第 39 章

妈祖玉像结因缘

冉冉升起的日头照着那柄挂有一串木制铜钱的竹竿，在风的吹拂下，那串仿佛染上人气的木铜钱稍不安分起来，左右轻微晃动；一视同仁的日头也爬上了金字黑底的招牌、四扇镂空的禅门，它们不像木铜钱那般轻浮，倒如忠贞之士，为主坚守着那份与生俱来的使命和至死不渝的气节。

如龟一般蠕动的日头止于十德当铺的门内，但它的光芒却映亮了里头，墙上的“四不当”当规亦为显眼光亮；这时，一条瘦弱的黑影窜入了当铺，他双手抱胸，目光飘忽，入了铺内，他仍扭头后看，生怕被人跟踪抢劫似的。柜台上的廖师傅隔着栅栏俯视着那打埠，觉得他行为诡谲，魂不守舍，不禁警惕了起来，转身招来楼管阿强；那打埠不见有人追来，似乎松了一口气，可他的整张脸仍是惨白，如同久浸于水的猪肉，他吃力地踮起脚尖往高高的台沿抓，有气无力地喊道：“我当、当物件。”廖师傅示意阿强一边候着，朝栏外问道：“当什么？”那打埠一脸神秘，说：“好物件，绝对好物件！”廖师傅喊他拿上来，他先是环顾四下，随后从破旧的衫内取出一个用布条、渔网裹得严实的物件；廖师傅接过来一掂量，很是沉重，便喊帮柜阿广递来剪刀，一层一层地剥落，最后现出一尊雕刻之物，因其敷有泥土，难辨何物，更难估当价。那打埠一再催问，廖师傅并不急着回话，向阿广打眼色请出顺爷；郭小妹和顺爷并肩走来，其后跟着阿财和阿广，廖师傅赶紧迎了上去，禀明方才之事。顺爷说：“二少夫人，收吗？”郭小妹思忖少时，说：“顺爷，咱们先验一验看看，如若干净的，定要收当。”顺爷点头应好，陪着郭小妹走近柜台；郭小妹看那物件甚是污浊，便探头往栅栏下问道：“阿兄，你这是什么物件呢？”那打埠昂头一看，先是惊愣，旋即嚷道：“我不当了，我不当你这了——还我，把物件还给我！”郭小妹不禁好奇，仔细地打量了

一下台下那打埠，只见他瘦骨嶙峋，双眼凹陷，歪嘴缺牙；这时，那打埠歇斯底里地叫嚷着，顺爷喝止了他，郭小妹也缓过了神，忙将那物件递还于他。

正当那打埠夺门而出时，郭小妹如梦初醒，大叫：“哦，是阿船兄！”话音一落，阿船早已没了影，而郭小妹忙喊廖师傅打开两层铁门，拔腿追了出去；不明就里的顺爷担心郭小妹出事，便喊阿广跟了去。慌张的阿船跑入人来人往的百市坊街，横冲直撞，碰倒了好些路人和摊点，众人对其骂骂咧咧；阿船一心想着脱身，哪里顾得了千夫所指，跌跌撞撞跑至九贤当铺外时，前头冒出几个打埠，意欲拦住他的去路，于是他索性跑入九贤当铺。尾随而至的郭小妹见之，逡巡在外，轻易不敢越雷池一步；诚然，近在咫尺的九贤当铺在林氏子孙眼中心内已是名副其实的禁地，谁敢擅闯谁就是大不孝，当以家法族规论处，可十德当铺又何尝不是蔡氏子孙的禁区呢？这时，阿广走近了郭小妹，伫候不语；郭小妹抬头看了看阿广，想着让他入铺劝出阿船，不想他忙摇着头，说：“二少夫人，顺爷说了，一脚踏入九贤当铺就等于说一脚迈出十德当铺，没得讨价还价的。”眼下作为掌管十德当铺的郭小妹岂能不知此禁，于是她赶紧示意阿广打住，挪步走近九贤当铺，双眼直勾勾地往里张望；不知何时，一打埠站于郭小妹身后，原想对其直呼其名，但一见阿广在场，他改口说了一句：“什么风把十德当铺的大头家吹到这里来了？”话音甫坠，郭小妹猛地回头，一看果真是蔡国全，内心不禁一颤，几丝羞赧藏于似笑非笑之中，显得些许生硬和别扭；蔡国全业已过了而立之年，踔厉风发的他褪了几分文质彬彬，多了一些练达老成，但眉宇之间若隐若现藏有几许悒郁和惆怅。阿广护主心切，一个箭步插在蔡国全的面前，喝道：“做什么！”郭小妹拽了一下阿广的胳膊，低声喊他让开，可他却呆站着；蔡国全笑着说：“你们来我当铺口，我还没问你们想做什么，你倒先问起我来了，这有些强词夺理吧？”郭小妹低喝一声，阿广侧身一旁，仍旧保持着御敌之势；郭小妹说：“蔡头家，我的一个熟人入你当铺了，我……”话语未毕，阿民边哼哧跑来边喊着蔡国全，见郭小妹在场，凑近蔡国全耳语几句；听罢，蔡国全对郭小妹说：“如若你紧张那个熟人，你不妨等我一会，我看看就来。”郭小妹点头应诺，蔡国全转身便随阿民同去，临入当楼旁门时，他驻步远眺了她一下，无奈她的目光只锁在九贤当铺的前门，生怕阿船如泥鳅般见缝溜走。

片刻，蔡国全原路折回，规劝郭小妹入九贤当铺一看究竟；郭小妹一口回绝，蔡国全便用话激将于她，说九贤当铺就是龙潭虎穴，谅她也不敢只身冒险。郭小妹岂是怯懦之妇，想当年为救安婿，她独身闯入大桑山，九死一生地斡旋于悍匪之间，最终有惊无险地将林铭义和周庆带回东麓乡；眼下，郭小妹一听便知个中企图，可她岂能违背林老爷的嘱咐和自己对其的起誓呢？十年前，因为顺爷的一场大病，再次激化了

林老爷的心病：林铭义销声匿迹整整五个年头了，即使苟活于跟前，也不放心将十德当铺交付于他；依一道真人所卜，林继垚乃大器之材，日后能扛家业大纛，可惜现时尚幼，难挑重担。深思熟虑之后，林老爷意欲郭小妹暂掌当铺，直至林继垚长大成人；郭小妹深知责任重大，且自己对当铺一窍不通，恐于有负林老爷之厚望，便一再婉拒，可她到底拗不过他命令般的坚持。那日，林老爷安姐喊郭小妹跪于问礼堂，面对祖先神主牌，林老爷叮嘱郭小妹说：“林蔡两家，生有仇死有怨，人情不相交，生意不往来，有违此规，视为忤逆，严惩不贷！”郭小妹谨记于心，再三稽首。入城前，郭小妹日夜陪于林母，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着她最爱听的妈祖传奇故事；临走时，林母抓着郭小妹的手，说：“阿孖啊，不能日日听你讲古，阿嬷怕是睡不好觉啰，你啊，十日半个月得回厝一次，啊？哦，对了，阿垚、阿音上的那学堂，外姓人多，你得多上心，别让他们欺负了，啊？”原来，害怕林母反对此事，林老爷安姐和郭小妹口径一致，对其隐瞒了真相，谎称郭小妹入城是为了照顾上学的林继垚和林韵音。

蔡国全见激将不了郭小妹，又猜她不甘心就此放弃，他便暗中打定了主意，于是他走入了当铺前门，把阿船哄骗出来；阿船一露面，郭小妹连忙冲了上去截住了他，阿广也包抄了他的后路。虚弱的阿船站立不稳，破口大骂蔡国全，使得路人纷纷围拢了上来；郭小妹见状，吼了阿船一句：“你还敢恶人先告状！”阿船一怔，郭小妹环视众人，指着他说：“阿伯阿叔，你们评评理，这人拿了我们当铺的物件，还敢上这里来当，天底下还有这种好事，啊？”众人一看阿船这般模样便知是一烟鬼，自是相信人缘口碑不错的郭小妹，不禁七嘴八舌，纷纷指摘阿船，而他有着嘴说不清，站着干着急；郭小妹觉得此地不宜久留，以免节外生枝，跟阿广一块拽着阿船挤出了人群。这时，一头银发的恭叔从当楼侧门走来，身后紧跟阿民和阿大；蔡国全刚劝散了众人，听到背后有人喊他，转身见是恭叔等人，便迎了上去。恭叔满脸着急和惋惜，说：“二少爷啊，你怎么能把那好物件往外撵呢，啊？”原来，方才恭叔已让江师傅以清水洗刷了阿船的当物，此乃一尊晶莹剔透、巧夺天工的妈祖玉像；可正当恭叔仔细端详时，蔡国全便冲入当铺，不容分说地要走了玉像。蔡国全装傻充愣，说：“那烟鬼能有什么好物件？有的话，早让他抽入肚内当屁放了。”恭叔说：“那可是妈祖玉像，神奇得不得了！当年，老爷愿花大钱买下它，阿沙死都不卖……”说着，恭叔环顾左右，凑近蔡国全接着说：“那姓符的衰狗也想霸占那玉像，竟想着给阿沙安个罪名，抓牢里去，改日让阿沙家人拿玉像来换，可碰上阿沙这种不要命的渔民仔，衰狗的如意算盘就白打了。”蔡国全忙问：“恭叔，刚才那物件确实是阿沙那尊玉像，你没看走眼？”恭叔以死发誓，说：“如若不是，把我这颗人头砍下来给你当凳子坐！”说着，他叹息道：“可惜啰，到手的宝贝又给弄丢了。”蔡国全惘然若失，心想怪不得郭小妹会